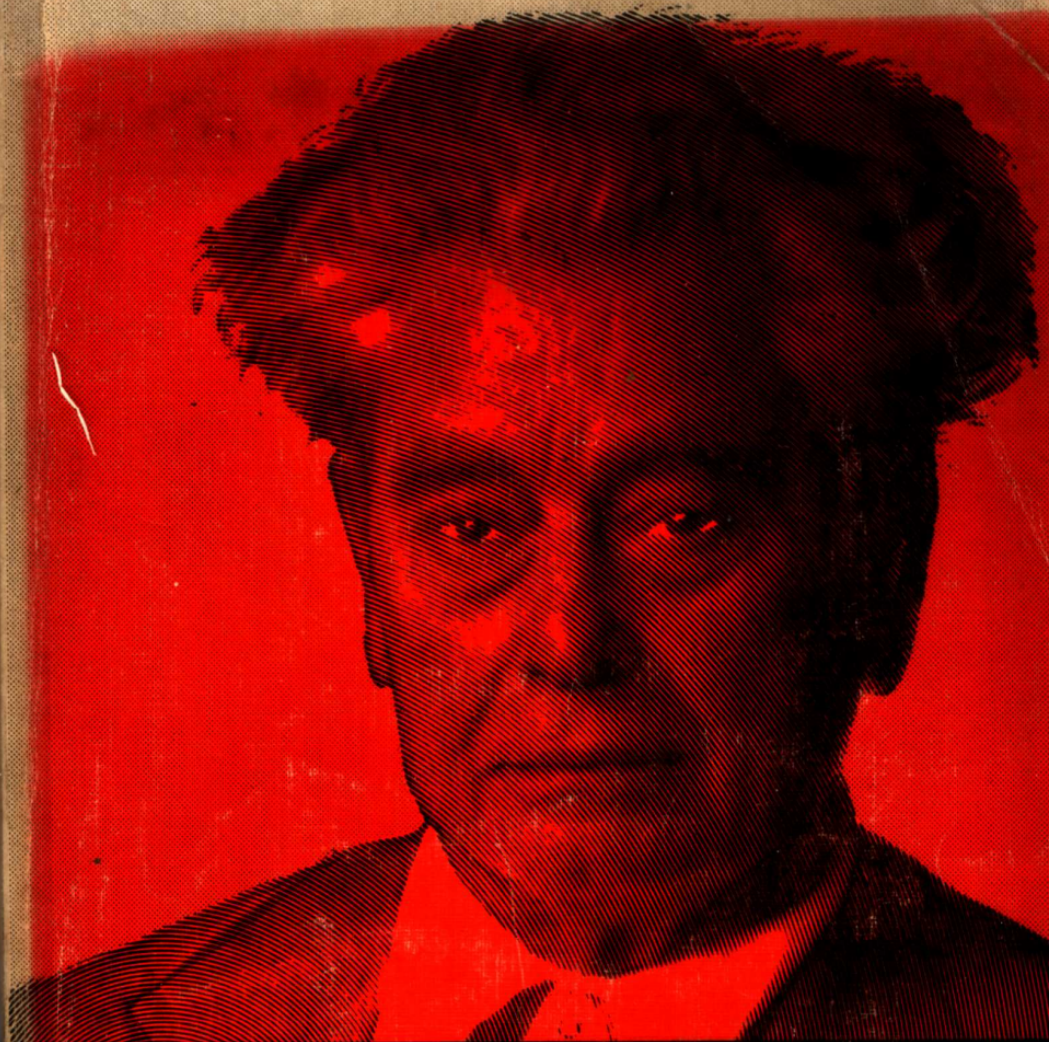




The Camera and I

攝影機與我

(荷) 尤里斯·伊文思著 黃文湘譯

攝影機與我

(荷)尤里斯·伊文思著
黃 文 湘譯

廣 角 鏡 出 版 社

攝影機與我

(荷)尤里斯·伊文思著

黃文湘譯

廣角鏡出版社出版

香港莊士敦道186號二樓

華風書局發行

莊士敦道184-186號

發展輔佐有限公司承印

香港北角木星街七號

書號 222 · 3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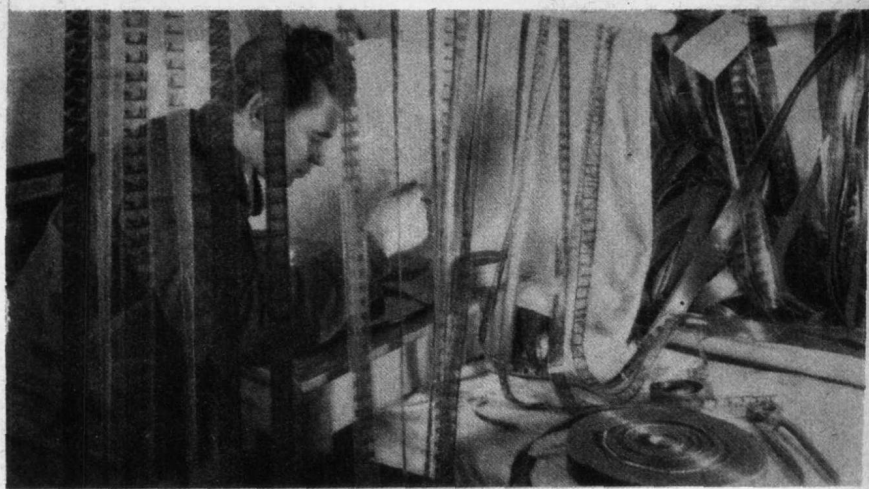
129×198毫米

1978年1月版

HK \$10.00

目 錄

關於本書歷史		9
荷蘭		13
蘇聯		53
布利納其礦區		89
西班牙		113
中國		151
美國		197
幾點觀察（1945—1967）		221
附錄：		
伊文思作品表	黃文湘編	247
伊文思、羅麗丹訪問記	崔 陽	257
伊文思和中國	黃文湘	271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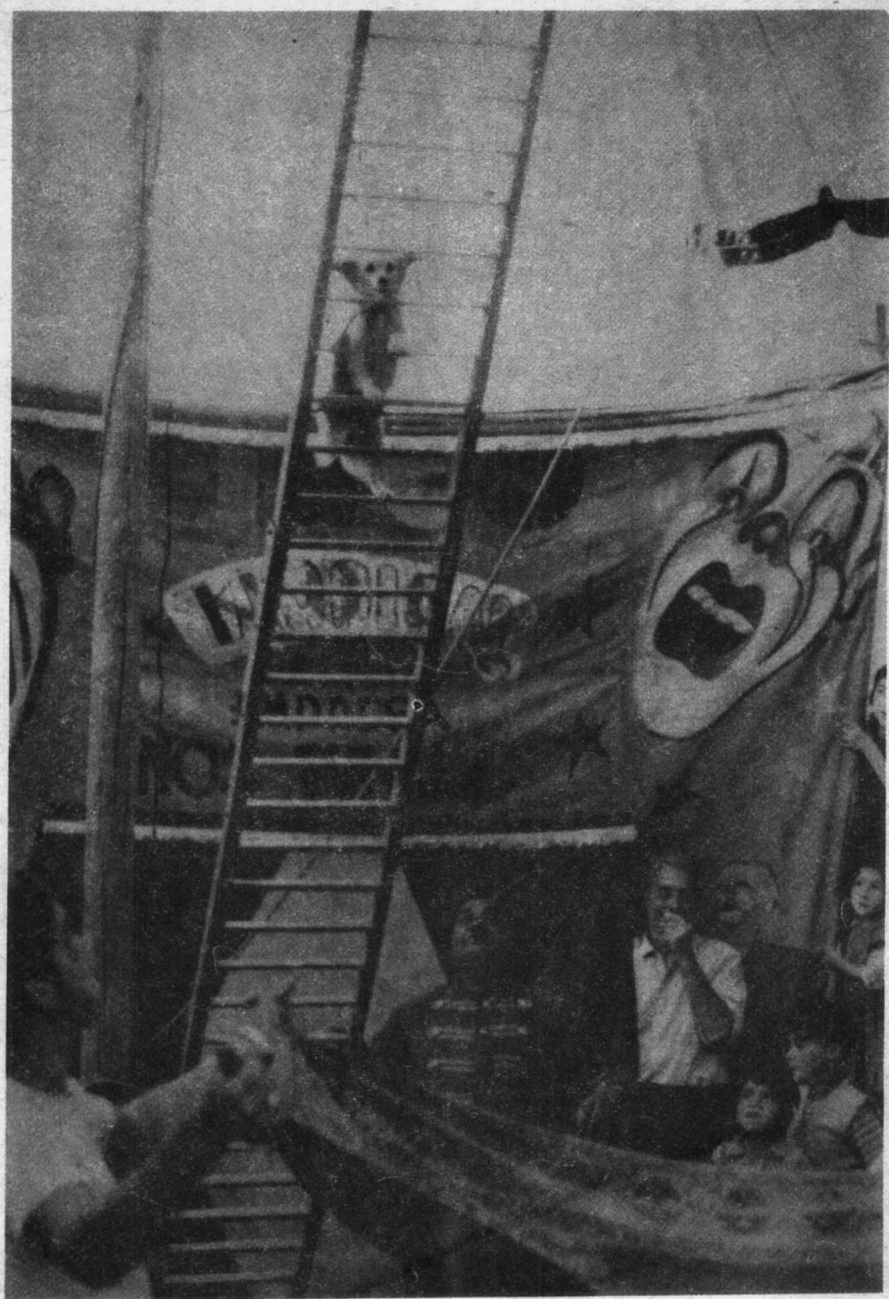
在工作間沖晒菲林的伊文思



拍《提爾·尤連斯比高》時的伊文思



錢拉·菲利普和伊文思合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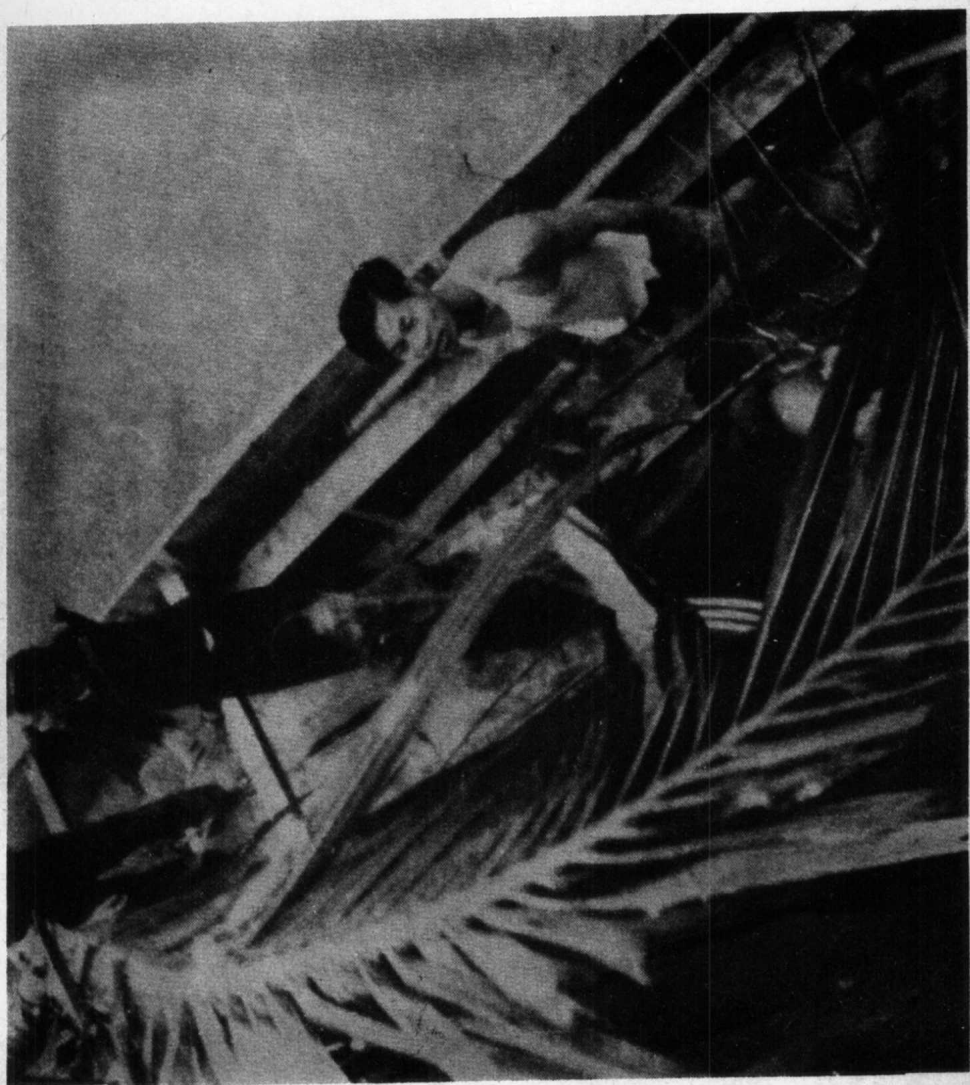


《小馬戲團》

《明天的南塞拉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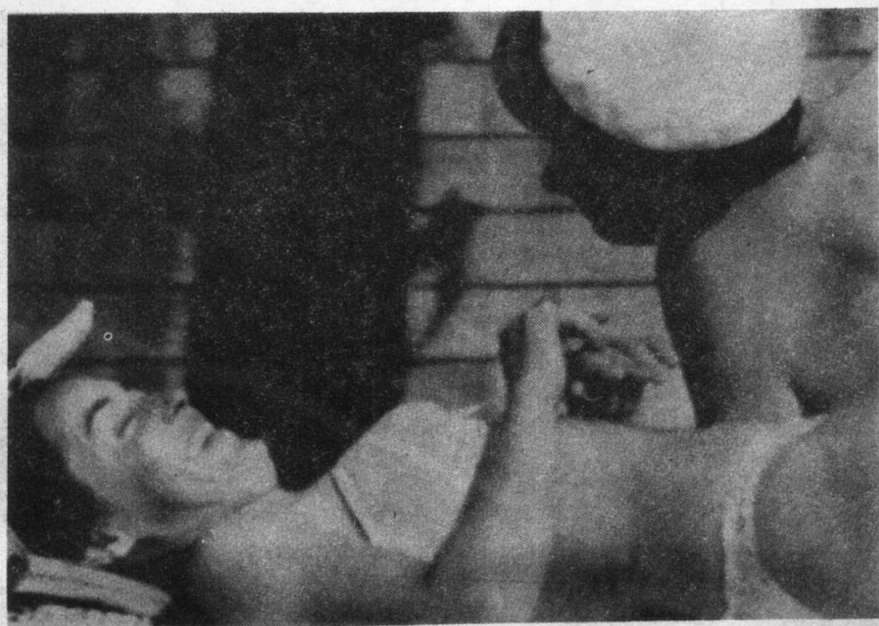


《天竺和土地》





《巴黎的塞納河》





《大風起了》的一個劇照

《意大利不是一個窮國》



這是一位當代傑出的紀錄電影片攝製者的自傳。它既紀錄了電影片製作的歷史，又是尤里斯·伊文思（Joris Ivens）的個人傳記。他通過他的紀錄片攝影機，不是作為新聞電影片，而是從人的關係出發，紀錄了過去四十年中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。

伊文思說出了一種藝術的發現經過。這對攝影師、在星期日拍攝生活照片的人、紀錄電影片的初學者、導演或一般電影觀眾來說，都會覺得有趣的。

關於本書歷史

尤里斯·伊文思拍攝的紀錄片《西班牙的土地》（The Spanish Earth）和《四萬萬人民》（The Four Hundred Million）獲得了國際聲譽之後，富蘭克林·D·羅斯福當總統時期的美國政府，聘請他參加美國政府的新片拍攝工作。他在美國拍攝的第一部影片，是為美國農業部攝製的《動力和土地》（Power and the Land）。這部影片甫告完成，戰爭已經席捲了荷蘭和歐洲大多數國家。以後五年裏，尤里斯·伊文

思作爲一個移居外國的人，居住在美國。他在美國拍攝關於這場戰爭的影片，主要是《我們的俄國前線》（Our Russian Front）和《戰鬥站》（Action Stations！），後者是爲加拿大國家電影局攝製的。

爲了更直接地拍攝影片，向美國觀眾解釋反法西斯戰爭的意義，伊文思遷移到荷里活去。但是，多少在伊文思的意料之中，荷里活的許多事情令他不滿。荷里活給他許多工作，向他提出許多拍片計劃，但是影片內容反映戰時情況的很少。他的主要希望，在一九四三年消失了。

當時，伊文思曾經與海倫·萬·唐瑾（Helen Van Dongen）和卡爾·福曼（Carl Foreman）^①軍曹合作，爲卡普拉（Capra）^②的小組拍攝了一部紀錄片，名叫《了解我們的敵人日本》（Know Your Enemy, Japan）^③，明確表示，日本天皇是戰犯。

之後幾個月裏，伊文思把時間消耗在爲葛麗泰·嘉寶（Greta Garbo）編寫劇本《海的女人》上（Woman of the Sea），合作者爲維拉狄米爾·波茲納（Vladimir Pozner）和薩爾卡·

①海倫·萬·唐瑾是電影剪輯師。卡爾·福爾曼是電影編劇家兼製片人，所寫劇本被拍成電影的有《龍城殲霸戰》（原名《中午時刻》）、《桂河橋》、《勝利者》等，所攝製的影片有《鼠吼記》、《六壯士》（原名叫《納伐隆的大炮》）等。

②即美國著名電影導演弗蘭克·卡普拉。

③這部影片一九四四年由尤里斯·伊文思導演，他原來是把日本天皇和希特勒、墨索里尼一樣列爲戰犯的。但是美國陸軍部，却命令影片不得涉及天皇。伊文思拒絕讓步，因此放棄了他的導演工作，改由弗蘭克·卡普拉和安納托爾·里特瓦克繼續導演。

維爾特爾（Salka Viertel）。他沒有能夠說服嘉寶把這個劇本拍成電影。

實際上，伊文思在荷里活的工作中，只有一部《美國大兵的故事》（The Story of G. I. Joe）^①拍成電影，他是這部影片的編劇人兼顧問。他在荷里活雖然遭受許多挫折，却得到了一個他渴望已久的機會，這就是用英文來從事寫作，把他的變動繁多的拍片經歷寫成一本回憶錄，這本回憶錄對青年電影工作者可能有一些幫助。

一九四四年，在霍普·科雷（Hope Corey）和賈伊·萊達（Jay Leyda）的協助之下，他完成了直至拍攝影片《動力與土地》（一九四〇年）為止的回憶錄。

亦是在一九四四年，伊文思得到了一個極有前途的職位，被委任為荷蘭駐東印度羣島的攝影專員。於是，他先到澳大利亞去，在那兒設立一個攝影小組，準備在印尼從日本人的佔領下解放出來之後，就進入印尼，而把寫回憶錄的事情暫時放下，「在不久的將來再把它完成。」

在那個時候，伊文思的半本書，已有兩份打字稿。他自己帶了一份到太平洋去，留下一份給一個對這本書發生興趣的美國出版商。

伊文思的攝影小組到了澳大利亞之後，聽到印尼獨立運動宣佈他們的國家是一個共和國，並且開始同荷蘭軍隊作戰的消息。伊文思辭去了荷蘭政府委給他的職務。他的辭職，引起了許多強烈的反應，其中之一是他在美國人當中，已經被視為站在反叛者的一邊，反對殖民當局。美國出版商突然對伊文思的書失去了興趣。但是，這本書的第一章，却在較為大膽的《劇場藝術月刊》（Theatre Arts Monthly）上發表了。這本

~~~~~

①威廉·魏爾曼導演，一九四五年拍攝的。

回憶錄的兩份打字稿，失蹤了已達二十年之久，就只有這一部分留了下來。伊文思，在一九五四年以後，生活的流動性很大，到過許多地方，已把身上所帶的一份打字稿失去了。可是，另一份打字稿，却於一九六五年，在倫敦一個書本代理商的被遺忘的文件夾中重新露面。《攝影機與我》這本書的第一版，就是利用這份打字稿的原文印成的。

作者對這本書原文的編輯，進行了監督，並且在藏有關於伊文思的資料的荷蘭電影博物館的館長眞·德·瓦艾爾(Jan-de Vaal)的協助之下，補充了他在一九四〇年以後的經歷的紀錄。

# 荷蘭